陸機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陸機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掃境內之眾而屬人以將，持疏遠之身而將人之兵，於君臣授受之際，皆危機也。善任將者，不以其兵輕屬於人；善為將者，不以其身輕任其寄。君必有以深得於臣而使之將，臣必有以深得於君而為其將，故武事可立而戰功可收，君臣皆獲令名於天下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孫武之於吳王闔閭，田穰苴之於齊景公，周亞夫之於漢文帝是也。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，王試之以婦人。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，探其心而占之，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。二姬，王之所甚愛者。武固知夫深宮之婦人且安王之寵，豈嘗知桴鼓之約束，而嚴將軍之令哉？然必斬之而不釋者，非有怨夫二姬者也，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誠心，所以信我者固與不固也。吳王果不恤二姬之死，而知孫武之善兵，遂卒將之。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，而安為其將。故能西破強楚，北威齊晉，而吳以強霸。齊景公以田穰苴之為將軍也，受鉞之始，因請其寵臣莊賈以監其軍。穰苴豈真以人微權輕，而有賴於賈哉？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。賈雖差頃刻之約，可以情免也。然卒不置其誅者，非有忍於賈也，姑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，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篤與否也。景公果賢其人，而任之不疑。故能大卻燕、晉之師，而還其所侵。漢文嚴三將軍之屯以備邊，躬勞其軍。至於細柳之亞夫，雖天子之詔，而屈於將軍之令。方是之時，細柳之士徒知亞夫之威，而不知漢文之尊也。豈亞夫於此悖君臣之分，而為是不可犯哉？亦以探孝文之誠心，以占其待我者至與未至也。漢文果高其才，屬於景帝，以為可以重任，而亞夫亦以閫外之事自專。故七國之反，總制其軍，遂能固拒救梁之詔，而平關東之變。世之淺者，徒見夫三人得徇眾立威之道，曾不知其為術也微，非特主乎循眾立威而已也。至於君臣所以相得之始，固結其心，不可以間離毀敗，而以勛名自全者，皆出乎此故也。

甚矣！陸生之不講乎為將之術也。機以亡國羈旅之身委質上國，於術無所持，於氣無所養，徒矜才傲物，犯怒於眾。司馬穎強肆不君，舉犯順之師，豈足為託身之主哉？機以

怨仇之府，一朝身先群士，都督其軍，而眾至數十萬，漢魏以來，出師之盛，未嘗有也。彼既失所任矣，而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，外無權以濟其所以屬我者之事，乃方掀然自擬管、樂。臨戒之始，孟超以偏校幹其令，而辱之若遇僕虜，而機不以為戮而舍之。以是而將，用是而戰，雖提師百萬，孰救其敗哉？故鹿苑之潰，死者如積，眾毀因之，遂致其誅，為天下笑。才不足勝其所寄，智不足酬其所知，一投足舉踵，則顛踣隨之。乃歸禍於三代之將，豈不繆歟？或曰：機雖世將而儒者也，軍旅之事，非其素所長者，遂喪其師。此王衍、房管之徒皆以招敗也。嗟乎！以儒而將至乎喪師者，才不足以任將故也。必曰儒果不可以將，將果不可用儒者，非也。才之所在，無惡其儒也。使儒而知將，則世將有所不能窺也。至若機者，適足以殺其軀而已，何足道哉？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